

第二十八章

利民号的遭遇

今天是老汉医岳春阳出诊的第三天了。中午，我往内田顾问公馆打了一个电话，探问敷药后的情况，没承想接电话的正是内田夫人。她一听是我的声音，立刻在电话里大叫大嚷起来：“哎呀，左君是你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报喜呢。老爷屁股上的那个东西第二天就像汽球似的瘪啦！淌了很多黏糊糊的东西，哎呀，太好了！真是神医呀……你啥时候来？不是明天吗？哎呀呀……”这老太婆太啰嗦了，在电话里简直像开机关枪一样，连一点容我说话的空儿也不留。我只好举着听筒听她一个劲地哎呀呀。最后趁她喘气的工夫，赶紧告诉她按医嘱用药，注意保持病灶清洁，明天下午四点准时让叶山去接老汉医，我直接去公馆。这才把电话挂断。

第二天我又牺牲了两节课，下午四点准时到了内田公馆。推开木篱笆门，看见车库门开着，叶山去接人的车还没回来。

我直接上楼，脱去皮靴轻轻敲了两下隔扇门，报了姓

名，内田在里面说了声：“进来！”

我入室后，习惯地按日本人的礼节跪坐下来向老头子弯腰问好：“顾问殿，敷药后如何？心里惦记着您呢……”

老内田侧身而卧，光着肥胖的肩膀，毛巾被盖在肚子上，下边露着多毛的大腿和肥脚丫子。他摘下眼镜，扔掉手中的报纸《朝日新闻》，对我说：“你小子说说，这老汉医真是神了！屁股上的那个大疙瘩，前天滴了不少黏水，他妈的痒啦！”说着就要掀开毛巾被让我看。我说先别打开药布，等一会儿老大夫就来了……这时，顾问夫人走进来，手里拎着一大串香蕉，掰了几个扔给了我：“左君，对不起呀，我给老爷买水果去了。”楼下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是接老大夫的回来了。

今天佐藤没来，多莎子上学去了。内田挥手命令我和夫人下去迎接。我穿上门口的一双木屐就往楼下跑，挤得脚生疼，大概是穿错了多莎子的鞋。

岳春阳老大夫今天别有风采，穿了一件淡蓝色丝绸长衫，玳瑁边的老花镜，铁梨木手杖，没戴帽子。灰白色的头发向后梳得溜齐瓦亮，颇具仙风道骨。大少爷岳子继一身米黄色西服，黄花领带，也是风度翩翩，拎着药箱跟在后边。内田夫人满面堆笑恭敬地把二人让到了楼上。内田也格外热情，连说：“请坐休息，盘腿吧。把电扇打开……”

老大夫一边脱下长衫一边说：“不用开电扇啦，今天不热。”伸手向儿子要烟斗。内田也让夫人给他点上了一支烟。这时，楼下多莎子在喊：“妈妈，我回来啦！汉医老爷爷来了吗？”一阵楼梯响，小姑娘跑得满脸通红，笑盈盈地出现在门口。

室内香烟袅袅，轻风徐徐。老内田让夫人和我帮着垫高

了枕头，斜坐了起来，亲热地与岳春阳老先生聊了起来。

“老爷子多大岁数了？”内田问我，我立刻翻译给老大夫。

“不敢当，老朽虚度七十四个春秋了……”

“哦，老先生真有满洲人的儒家风范哪。”内田轻轻捋着仁丹胡，那两撇胡子得意地翘了起来。这老头子满胸浓毛，气色红润，哪像日本人，倒完全是个沙俄老军阀的形象。

聊了一会儿，老大夫便挽起袖子开始第二次给病人施药。打开药布，老大夫看了一眼患处，点点头：“唔，卫生搞得很好。你们看，这痔瘤已经消了。很好……”他接过儿子递上的一块药布，仔细地将那瘪缩耷拉下来的东西用药裹住，又用一种喷剂处理了肛门及患部周围，然后重新将一切封闭，就让内田仰卧了下来。这时，一个陌生的姑娘，大概是新来的下女，送上一大盘水果，苹果、葡萄、香蕉什么都有，然后默默退了下去。

内田顾问今天非常高兴，一个劲儿让我问问老大夫用的是什么药，为何有如此神效。老大夫告诉我：“说了也没用，你也没法翻译明白，就请他安心好了……”

我只好委婉地向内田解释了一通。内田倒也通情达理，笑笑也就作罢了。他又要亲手剥香蕉给老大夫。

岳春阳拱手致谢：“多谢，鄙人一向冬夏酷爱喝茶，这些水果一概不用。”说着品了几口茶，然后又让儿子从药箱中取出六个白纸包，嘱咐说：“每次大便以后洗净患处敷上此药，再用纱布封好。千万不可弄湿或打开那个纱包，一直等我下次来时由我处理，明白吗？记住了。”

多沙子在一旁说：“爸爸一天只拉一次大便……”

“住嘴，滚蛋！小姑娘家少说话。”夫人道。

多莎子被老太婆弄了一鼻子灰，伸一下舌头再不敢吱声了。两只雪白小手规规矩矩地扶在膝盖上跪坐在一边，像个小木偶。

岳春阳父子穿衣告辞，夫人又凑到我跟前提起诊费问题，我告诉她最后再研究。

老大夫边往外边走边说：“内田阁下，三五天后如果自我感觉良好，可以随便翻身或坐起来，站起来也无妨。但不能大步走动，以防扯动患处。”他一直等到我把这句话翻译完，才出门去坐在走廊里穿鞋。

打发叶山送走了岳氏父子，我回到屋里向内田告别，转身正想走，他忽然问了我一句：“利民号返航了没有？”

我一下子愣住了，这舰队的出巡、归航我一般不注意，还真回答不上来。内田挥挥手：“走吧，以后电话里再说……”

下楼时，多莎子等在那里，似乎是要和我一同出去散步。一出楼门，正碰上铃木那家伙夹着个纸盒子走进来。我如视而不见。多莎子叫了声：“来啦，阿叔！”便陪他上楼去了。我借机快步走了出来。

我今天的计划是晚上去看言菊朋父子演的《秦琼卖马》，当然不能带上多莎子，她听不懂，我又没法翻译。

马连良的戏班子刚走不到一个礼拜，言菊朋带着儿子言少朋、女儿言慧珠就来到了哈尔滨。大概这里的钱好挣。近来，国内名角、名戏班子频频光顾，在哈尔滨梨园界引起阵阵高潮，让京剧爱好者和票友们大饱了眼福。尤其头三场，人人都想一睹为快，致使中央大舞台几乎场场爆满。

言菊朋言老先生是票友出身，平生酷爱京剧，以至走火入魔，连官也不做了，竟然举家下海唱起戏来。言老先生以

其天赋的鼻腔京韵在梨园独树一帜，深受观众喜爱。他的拿手老生戏《失空斩》、《卧龙吊孝》、《秦琼卖马》风靡一时，倾倒了无数戏迷、票友。

可惜，当时这位言派老生戏的创始人算起来已有七十上下年纪，驰骋舞台的岁月不会太久了。其子言少朋，少年倜傥，是一个本分、善良的梨园子弟。他继承了言派的艺术传统和精华，在戏剧界已小有名气。惟其独生女儿言慧珠却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野姑娘，除酷爱京剧青衣、花旦的角色外还能歌善舞，向往电影明星的生活。去年，曾与电影明星舒适合拍了一部名为《逃婚》的影片，大大地过了把“明星瘾”。这丫头生性浪漫，桃色新闻经常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伤透了她父兄的心。

前天，这父子三人在中央大舞台剧院周老板的陪同下，乘两辆马车专程到司令部来拜客，宪原司令亲自接见了他们。宪司令是老北京，和他们倒满谈得来。我也乘机一睹了言派父子三大名角的风采。言慧珠这个上过电影镜头的野姑娘真个活泼大方，话不停口，高门大嗓，满走廊都能听到她那脆亮的京腔。其间，她竟大胆地要求宪司令带她到军舰上去转一圈儿，宪司令答应下来，但差事又派到了我头上，我只好顶着烈日陪这丫头在晒得滚烫的军舰甲板上走了一圈才算完事。

临走，戏院周老板照惯例留下了二三十张招待券，一把塞到了我手里。宪司令要了五张，我留下两张，其余的被“满人”军官们一抢而光。

来到中央大舞台，我信步走进了后台。这类地方一向是乱哄哄的，流氓、警察、特务来来去去，穿梭不断。言慧珠小姐刚唱完《女起解》，正在卸妆、洗脸。见我过来，她放

意将洗脸水往我身上弹擦，我点点头和她招下手便绕了过去。走到“出将”台口附近，本场压轴戏《秦琼卖马》即将出台了。言菊朋老先生一个人正坐在一个大方桌前抽大烟。在侧幕灯光映照下，老人肩背瘦削，面容枯槁，不用化妆已和穷病交加的秦琼一模一样了。老先生垂着眼皮，一声不响地大口吸着鸦片，前台传来店小二道白的戏腔。一个人悄悄走过来，俯身近前道：“言老板，该上场了……”

我站在台口，听了一会儿言老板的唱腔，真是有气无力，念、唱、作几乎全不到位，令人大失所望，台下连个喝彩声都没有。这颗言派巨星已经如此黯淡无光了。

言老先生回到后台，自己动手烧烟，又迫不及待地大口抽了起来。一个梨园名家，到晚年本应退隐出园，享享清福，何必再到处跑码头，奔波江湖呢。也许，同样是为生活所逼迫吧……我心头不由得一阵酸楚，怏怏不乐地走出了后台，看戏、消遣的雅兴已经荡然无存了。

这十几天来，内田顾问在家养病一直没来上班。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这群身穿“满军”军装的日本军官，肩扛高低不等的军衔，互相指手画脚，摆架子，抖威风，出尽了洋相。每到午休吃完饭，外出逛街的，会相好的，下棋的，睡午觉的，跑江边去钓鱼的都有，经常到了上班时也不见人影。

因为天气太热，中午副官处长矢野带队乘汽艇去江北游泳、晒太阳。参加者自愿、随意，限时至下午两点钟。我酷爱游泳，每次必到。只是一脱衣服，与那些军官相比便相形见绌了。浑身上下没多少肉，胸脯也欠厚实。皮肤倒是挺白，晒了一夏天也没变黑一点儿。

汽艇司机伊万诺夫拴好船，不知又游到江心什么地方去了。我游一圈儿回来，和矢野处长一起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这时，听到东北方向造船厂一带隐隐传来熟悉的舰艇发动机声，就好像有人在敲打破洋铁桶：咣、咣、咣、咣……

司令部电信室已经接到了造船厂打来的直线电话：利民号已经过造船厂回航司令部，请接港！大楼顶上的信号台已挂起“请入港”的信号旗。一个信号兵正举着望远镜向东江桥方向观察。另一信号兵则吹起号来，召唤江北游泳的人立刻返回司令部。

矢野老头子正在做着回日本老家的甜梦，忽然被紧急召唤的号声惊醒，忽地一下坐了起来，后背沾着细沙，摘下墨镜大叫：集合！

大伊万也听到了号声，飞速游了回来，水淋淋地爬上汽艇便发动了机器。沙滩上一阵大乱，两个打字员日本姑娘尖叫着，没来得及换泳衣就爬上了汽艇。

远方，利民号正缓缓而来，舰首并没有水花溅起，表明是以时速十里的速度归航。

我们的汽艇靠上栈桥码头，大伙狼狈地奔向各自科室。不少日本军官还趴在桌子上睡觉，外出办事的也没回来。江上一片敲洋铁桶的声音越来越近了。

玉川、三浦两个参谋及大小日、“满”人军官一个个衣冠不整、慌慌张张地聚向码头，哪像司令部的军港接船，倒像一群乌合之众在打架看热闹，全无体统。楼顶信号兵在不停地用旗语指示利民号慢慢地靠上了栈桥。

这艘利民号是一中型舰艇，系东北军张作霖时代的遗物，机器设备落后，武器装备更是不值一提。尤其可笑的是后甲板上本无舰炮，但为了装凶，硬是用木头制造了两个炮

筒子在铁皮制的舰塔上伸出来，吓唬大鼻子。这种军舰的战斗力可想而知。此次出航，竟然在内河航道上被苏联舰艇突袭而吃了大亏。

第一个跳上栈桥码头的是日本人中尉轮机长桥本。肥胖的大肚子，满脸油污，白色工作服被污染成了花狸豹。一见码头上接港的人如此不成样子，不由得将一肚子火气都发泄了出来。他歪戴着战斗帽，一边往下走一边指着三浦参谋的鼻子破口大骂：“畜生，混蛋！你们这是接港还是来接老子的遗骨哇！可老子还活着呢……上去看看吧！后台还有戏呢，八卡牙路！”

机器一停下来，敲洋铁桶的声音立刻没了。出现在甲板上的几个大兵一个个神头鬼脸，一看就是叫人打了个鼻青脸肿的架势。军医处几个穿白大褂的卫生兵跑上军舰，不一会儿就搀扶着少校舰长吴少俊走了下来。这吴舰长系日本留学生，现在满头缠着白纱布像个大号元宵，穿着日式睡衣被架进了司令官的瓦斯汽车直接送回家里去了。他后边紧跟着的是刚刚改姓村上的一个朝鲜人少尉，拄着自制的双拐由另外两个卫生兵扶着，往后院的医务处去了。

船上只留下副舰长、“满人”上尉曲昌林，板着面孔在甲板上踱来踱去，看到我，他大声喊道：“左老弟，告诉曲大胖子，给叫些够五六个人吃的烧麦，再弄点酒菜来！到现在我们还饿着肚子呢……”

我大声回应：“一切照办，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到……”

利民号上的吴、曲两位舰长都和我相处得很好。吴少校早年留学日本，还娶了个日本老婆，但他对“满人”同胞一向谦恭有礼，和蔼可亲，从不摆什么官架子，不论何时何地，甚至对下级也同时举手敬礼，很有修养。副舰长曲昌林

江上军舰队操练
作业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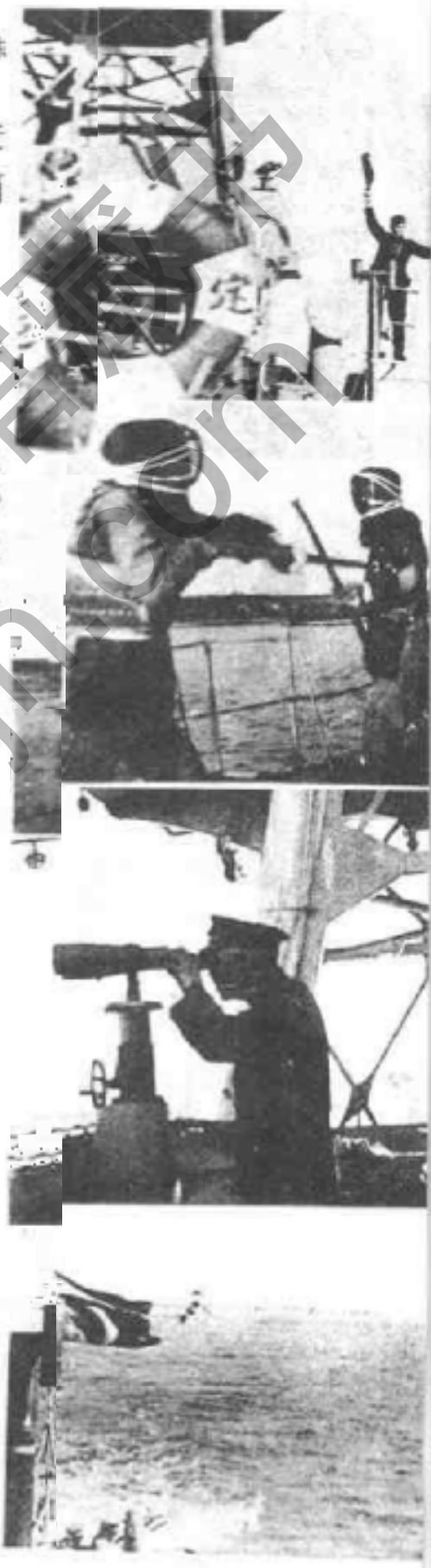
更是一个大好人，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记得在欢送尹司令还乡的宴会上他曾痛哭不已，像与亲人生离死别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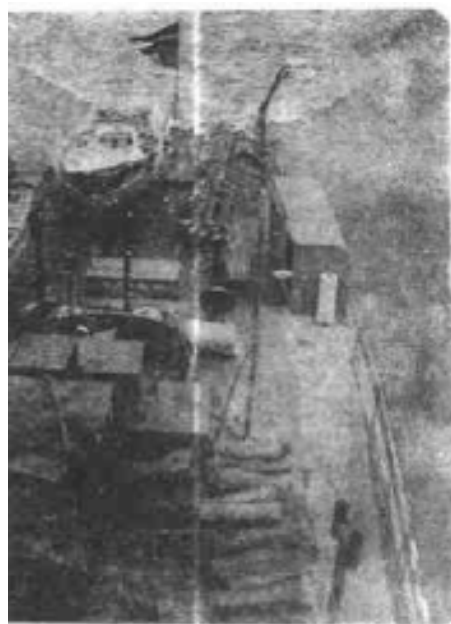
两三天之后，我才大致了解了这次事件的全部经过。

据我分析，利民号此次出航执行的是水文勘测船的护航任务，是执行《江礁计划》秘密行动的组成部分。舰船游弋的范围是佳木斯至富锦之间的松花江水域，与绝密文件上提到的沉舰方位相符。

利民号与江上军测量队的测量艇并肩航行。测量艇上的技术人员皆为日本海军武官府留守营派来的。艇上载满各种水文勘测仪器，一路边行边测，记录、绘图，寻找松花江在这一流域的最佳设礁方位，大概是在选择最窄、最浅的河段。

当时边境一带经常有苏联的军用侦察机飞越领空来回巡航、活动，估计这次的秘密行动已被苏军的侦察机发现，也有可能是苏联间谍探知了《江礁计划》。但利民号上的官兵和水文测量艇上的日本技术人员，对苏联飞机的出现并没引起注意，因为这早就是边境地区的家常便饭了。为避免军事冲突，日本关东军的防空火力也从不向越境的飞机





江上军舰队
操练作业
剪影

开火，所以，苏联飞机出没国境地区如入无人之境。

这天傍晚，停泊在富锦港口附近的利民号和测量船正准备在此过夜。晚霞夕照中，甲板上的士兵正在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有的在江中戏水。突然，从下游暮霭渐浓的江面上冲过来两只苏联的快艇，声音不大但速度极快。浪花飞溅，几乎看不到低矮的艇身。当冲到距利民号附近约五十米的距离时，两只快艇一齐开火，双筒重机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数十发子弹扫向甲板和船舷。这种近距离突然袭击，将紧靠在利民号船舷的测量艇打得支离破碎，水仪器器损坏过半，利民号甲板上的士兵被扫倒了一大片，船左舷上被射穿了一排窟窿。两只苏联快艇顺势又兜了个半圆，几梭子重机枪照样又在右舷上扫了一遍，将利民号指挥塔的上盖打碎、掀掉。那两尊水杉木造的后舰炮被打折一根“炮筒”，露出了白花花参差不齐的断木茬，像根掰折的大筷子；船尾推进器的螺旋桨片也被打坏了。前后仅仅几分钟工夫，苏联的两只快艇就结束了突袭，转眼间已无影无踪了。

少校舰长吴少俊被弹片击中左眼，当即失明。刚改姓为村上的朝鲜人少尉右腿膝盖骨被子弹打碎，躺在甲板上哀号不止。这家伙平时对士兵十分凶狠，动辄体罚、殴打，以致受伤后竟无人上前救护。甲板上两个正在冲澡的士兵当场死亡。

上尉曲昌林和中尉桥本正在舱下，幸免于难。测量艇上的日本技术人员反应快，争先跳水逃命竟无一伤亡。

此次事件中，利民号的遭遇与前年它的姐妹舰大同号相似。但大同号在国境水域鸣枪示威在先，属挑衅行为。而利民号是在内河进行水文作业，并没招惹是非。苏联快艇这种入境突袭行为决非偶然，估计是对方侦察机发现了江上军测量船的意图，也有可能是他们的谍报人员窃取了《江礁计划》的秘密，为阻止其实施而采取了军事行动。无论如何，这一事件都充分暴露了日本关东军边防力量的薄弱环节。黑龙江国境线上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构筑的层层防线如同虚设，让人家像南宋名将辛弃疾奔袭敌营擒凶顽一样，来去如风，未伤一根毫毛而奏全功，真是窝囊透了。

利民号像一只受了伤的老牛，喘着粗气拖上像堆破铁的测量艇挣扎着回到了佳木斯去处理死亡士兵的尸体。日本海军的技术人员在这改乘火车返回了哈尔滨不管这事了。利民号在司令部卸下伤员，又响起一阵敲洋铁桶的声音开往造船厂去进行大修。

吴舰长虽变成独眼，但总算保住了命；朝鲜少尉村上成了瘸子，他如果能继续服役（绝无可能）再殴打士兵时就可以抡起拐杖“重振雄风”了……最倒霉的还是两个“满人”士兵。他们死后，家属只能领到一点抚恤金，然后将两块薄铁制成的“光荣阵歿国兵家属”小牌牌钉在自家门框上，就算完事了。

江上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次利民号出航的任务和真实目的，知情者极少，连宪原司令也只知道个大概，司令部中也没人刨根问底，大家的职业心理都是“保命、混饭”四个字，谁肯多管闲事？这“绝密”、“悲壮”的《江礁

计划》刚刚坐胎就被大鼻子在肚脐眼上狠踹了一脚，就此流产了。

墙上大挂钟的指针已是下午三点十五分，宫崎在情报处与丰永下棋还没回来，副官处一个日本人也没有。我整理一下办公桌，拎起手提包就走。那个讨厌的张副官操着老味腔问：“干啥去呀？”我头也没回：“上学去。”人已经在走廊里了。

在后院我找了辆破自行车，跨上就出了大门。在拐角处遇上勤务兵刘大个子，他喊我：“左译官，那台无线电匣子早修好了，你顺便驮回去吧。给他两块钱就行。”

我向他敬礼表示感谢，便向小影院隔壁的电器修理部骑去。年轻的小老板客气了好半天才勉强收下了两块钱。因为修理时换了一个新灯泡，否则他说啥也不会要钱的。

这个收音机是我和刘大个子合演的“盗御马”。副官处卷柜顶上堆集的足有五六个之多，都是有了点小毛病就被搁置起来的好东西，不拿白不拿。我发给刘大个子一块外出公干的牌子，让他挟上电匣子就走，在门卫那儿一句“给副官处修理去”，便可以畅行无阻。

我把电匣子在自行车后座上绑牢，兴冲冲往家骑去，这八成新的东西今天开始姓左了。到了家，把原有的小收音机送到了嫂子的西屋。我这里按上电插销一打开旋钮，就是流行歌曲《何日君再来》。

我乘电车准时赶到学校，却吃了一个闭门羹。一张白纸条贴在门上：“同学们，对不起，白井教授因患胃病今日不能上课，请原谅。”

大家面面相觑，怏怏而散。我坐在教学楼的大台阶上看

了一会儿日本学生的橄榄球比赛，没引起兴趣，就走出了校门。

本打算今天去探望内田顾问的病情，但此刻去是太早了一点儿，于是漫步向秋林洋行走去。在商场里转来转去地消磨时光，又在商行门前花五角钱把皮凉鞋打了遍油，蹭得锃亮。约摸时间差不多了，才缓缓向内田公馆走去。

一进街口，远远就望见一辆还冒着蓝烟的瓦斯车，马上认出这是司令部的，一定是有司令部的上层人物来访了。

院门开处，两个日本料理店的小伙计正拎着送菜的大木盒子走出来。在门厅里问那个新来的下女，知道楼上内田顾问正在宴请客人，但不知道是什么人。我让她上去告诉小姐一声是我来了。不一会儿多莎子就蹦了下来。她告诉我，来的全是司令部的人物，在楼上开怀畅饮已经好多时候了。

我悄悄上楼，从隔扇门缝里张望，一股日本酒味直冲鼻腔。内田大人光着肩膀靠在被垛上正在喝酒。背朝外与他相对坐着的是参谋长林保治，左右还有三浦、玉川、矢野、丰永、安孙子等人。墙角盘腿坐着的惟一个“满洲人”是带着一只眼罩的少校吴少俊。他们每人面前都有一个小矮桌，室内语声喧哗，听不清他们在议论着什么。我小心地退了下来。正要告辞，在楼梯口遇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日本女人，正在帮内田夫人忙着往楼上送吃的东西。这女人皮肤白皙，身材丰满，是个相当漂亮的日本妇人。多莎子说这就是吴舰长的夫人，叫什么“静子”的。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打听一下顾问的病情，多莎子说：“爸爸好多了，昨天开始站起来了。”

我嘱咐她：“让你妈妈劝他少喝点酒为好，别忘了明天是老汉医来看病的日子，让叶山准时去接……回去吧，再

见。”

我转身走出小院子，多莎子在后边叫了我几声我也没回头。不知为什么，今天情绪十分低落，课没上成，来拍马屁又没挨上边儿。百无聊赖地往回走，顺手折了枝柳树条一边敲打着大腿，一边哼起了京剧曲牌《夜深沉》……想起这半年多的景况，不由长叹了一口气。

“逃亡罪”虽然得免，但压在我心头的石块并没搬开，前途依然十分渺茫。现在的江上军早已今非昔比，海军的威风一落千丈，海军旧部不论文官武官都被骄横跋扈的陆军军棍们压得透不过气来。各处室职位重叠，人浮于事，互相扯皮。在拥挤的办公室里，经常为了摆放办公桌椅位置而吵得不可开交。工作时间睡觉、下棋，甚至溜到江边去钓鱼都无人过问。矗立在北七道街江边的这座司令部大楼仍然巍峨挺立，但其内部却已是一盘散沙，哪里还像一个军事指挥机关。

有些不可一世的陆军军官在公开场合竟然嘲笑我是“吃开口饭的”，满脸不屑一顾的神态，气得我都不想“开口吃饭”了。然而，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每月六七十块的老羊票，我还得忍气吞声地熬下去。只等拿到大学毕业文凭，有了做高等官的资格，我一定另寻高枝，钻到某个小县城去过把县太爷的瘾，再也不在这个屁衙门里混“开口饭”了！

星期天下午，小雨初晴，街上有些泥泞。我登上高腰靴子，去我家附近滨江火车站，借电话与内田公馆联系接老汉医岳阳春的事。在站长室里打完电话，我照例举手致谢。身材魁梧的站长照例点头无语。此人本姓杨，因为娶了个日本

老婆，随妻改姓“盐川”了。他是关东州金县人，为人谨慎，沉默寡言，对满洲同胞态度还可以。工作认真，往来列车从来都是亲自迎送，风雨不误，像一条忠实的看家狗。

回到屋里，我穿上西服，系上领带，怕再掉雨点儿又扣上了一顶日式战斗帽。这帽子是内田顾问送给我的，属于日本皇军正规部队的军帽，配有黄五星，呢料。照照镜子，就和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鬼子进村时带路的翻译官一模一样。我顺手拎起朋友从南方给我捎来的罗汉竹文明棍，嘴里吹着口哨走上街头，去扮演我“马屁精”的角色去了。

老内田看来已基本恢复了健康，正光着脚在榻榻密上研习剑道。看见我，说：“是你小子，我估计也该来了。四五天，该去请老汉医了。”

他将竹剑平伸，眯起眼睛又做了几个劈刺动作，红光满面，神采飞扬。我不禁顺口说道：“顾问殿，精神这么好，大概又多喝了几杯吧？”

“八卡！谁告诉你的……去看看车，和叶山一起去吧！”

我“哈依”一声敬个礼，赶紧下楼。走廊那端好像多莎子在唱歌，是一种我没听过的日本小调，声韵优美，略带忧伤。

岳春阳老先生大概忙得忘了今天复诊之事，看到我走下汽车，才连忙做出诊的准备。他打发走了室内的患者，说：“今天礼拜日，早点关门休诊吧。”老伴答应着，开始和两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打扫卫生，老大夫和儿子匆匆穿戴好，拿起药箱上了汽车。

由于病况大好，老内田非常高兴，听见众人上楼，忙起身迎接。岳春阳老大夫摆摆手道：“不要动，好好坐着就行

啦……这一阵子，感觉如何？”

内田哈哈大笑，连连道谢，称赞老先生医术不凡。

休息一会儿，老大夫开始给内田检查患处，并说卫生和换药都做得很好。他轻轻掀开粘膏药布，看到被纱布包裹着的痔瘤已和肛门肌肉脱离了，只留下榛子粒大小一块紫黑色的疤痕。老先生将纱布原封不动转手交给儿子放进药箱里，又在患处敷上药封好。告诉内田注意卫生，过几天如果自己感觉一切正常，就可以上班了。

老内田春风满面，坐起来用睡袍盖好双腿，笑吟吟地对我说：“左君，能不能叫老先生把取下来的那个玩意儿给我看看，怎么就瘪了呢？真是不可思议……”

“没了，就是没了，病好啦，看也没用。忘了它吧……这叫‘枯痔疗法’哈哈哈……”岳老先生听了我的翻译，得意非凡地笑着说。

内田点点头，不再坚持，室内气氛和谐，笑语融融。内田吩咐夫人亲自下厨去做日本的“鸡素烧”，要留岳老先生父子吃日本饭菜。对方以牙口不好为由，婉言谢绝了。

内田又和我商量诊费的问题，关照不要辜负了老大夫。大少爷岳子继似乎听明白了，在和老爹耳语，我又转达了内田的意思。老大夫连连摆手：“岂敢，好说，好说……”

送别时，内田忽地站了起来，把他们父子送到楼梯口。我提出要去岳父家探望，顺便搭车一起走，也下了楼。多莎子和妈妈在小院门口鞠躬施礼，欲言又止，似乎有话要和我谈。我装没看见，匆匆上车走了，心里充满歉意。

对这个单纯、美丽的日本少女，我既喜欢又可怜，她非常孤独，在满洲的少数亲友中没有她同年龄的伙伴。父母对她管教很严，每天除了上学就是在家帮母亲做些家务。社会

治安恶劣，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能允许她偶尔和我一起出去散散步，已是家里格外的宽容了。对她来说，能有我陪着她走一走，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确实是一种享受，但我深知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不得不注意和她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想做到这一点，对于年轻的我和她都不容易，稍有不慎就会对她造成伤害。近日对她的冷淡就是我努力的结果，看来，已经使她伤心了……唉！